

断

刘继安 著



裂

长征出版社

断 裂

刘继安 著

长 征 出 版 社

断裂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钟希平

封面设计：金 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裂/刘继安著. -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0.11

ISBN 7-80015-666-4

I.断… II.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3515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邮编:100832)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6 印张

398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26.00 元

ISBN 7-80015-666-4/I·140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第一章

1

连着几天阴雨过后，太阳出来了，陆庆槐心情却更郁闷。他上街买了两瓶长城干白，刚从杂货店出来，迎面就撞上了瞿玉贞。

玉贞梳了个“清汤挂面”的发式，一头秀发像道黑油油的瀑布泻到肩上；她本来就生得浓眉大眼蛮漂亮的，却仍喜欢描红抹白地打扮，小挎包里总是塞满了化妆品，上班时一有空也要偷偷拿出来涂抹一番。跟往常一样，玉贞今天也是一身名牌，雪白的耐克体恤配蓝色的 APP 牛仔裤，脚蹬一双花花绿绿的阿迪达斯跑鞋，满脸雨后灿烂的阳光，整个一青春美少女的形象。

陆庆槐的目光落到她饱满的胸脯上，不由得走神了，心想二十五六的姑娘，从没生过孩子，哪来那么大一对奶？玉贞注意到了他那直勾勾的眼神，故意将胸脯挺了挺。她就喜欢眼前这个人身上那种成年男子的直率。看了一阵，陆庆槐心情好一些了，招呼她：

“玉贞，中午也不歇歇，一个人跑出来瞎逛啥呀。还没吃午饭吧？”

瞿玉贞甜甜地看着他：“我嘛，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一包方便面就可以打发。哪儿能跟你比呢，热饭热菜有人侍候，连中

午也要喝两口呢。”

陆庆槐的眼神儿又黯淡下去，叹口气道：“唉，我这是借酒浇愁呀。”说着推起自行车要走。

玉贞却挡在了前面，一双妩媚的大眼睛看着他：“你还有什么好愁的？能不能告诉我呢？”

“玉贞，别，别这样，”陆庆槐有些慌乱地瞧瞧四周，“大街市上的，人多嘴杂……等有空儿了，我找你去……我走啦。”

他飞身上了车，却蹬不动——原来玉贞已紧紧抓住了他的后车架。她撇嘴冷笑：“看你吓得那样，真没出息！你别急，我有话要跟你说了！”

陆庆槐只得重新下了车，躲到街边阴凉处。正值中午时分，街上行人稀少，但他仍怕被人看见自己跟一个俏丽人儿拉拉扯扯的。他压低声音道：

“玉贞，现在哪儿是说那种话的时候，你也不看看地方……”

玉贞瞪他一眼：“你以为要跟你说什么？我骨头还没有那么贱！告诉你，为了那笔贷款的事儿，吴树生和他儿子已经到处煽风点火了！”

陆庆槐不屑地说：“你听谁说的？”

“我还会骗你呀？听吴树生亲口说的，说你们陆家父子在公司里一手遮天，瞒上欺下，把大家四五百万的血汗钱，全扔到水里了……还说这里面一定有鬼！”

陆庆槐有些吃惊了：“这话倒是蛮毒啊！”

“当心点儿吧，别让人家连锅端了！”

玉贞说完这句话就走了，扔下陆庆槐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

雨后的阳光温柔地撒下来，一幢幢江南风格的雪白楼院，散落在绿色的田畴和弯曲的河岔之中，显得非常安谧宁静。陆家湾农工贸股份有限公司高耸的办公室大楼、一座座厂房和宽阔的水泥马路，早已使这江南水乡脱去了昔日的泥土味，初具现代化小

城镇的规模了；只有那汨汨流淌的小河、青石板的路面和小河上的石桥，还保留着陆家湾最后一缕田园风光。瞧着这一切，陆庆槐心境渐渐平静下来。

说他陆家父子在公司里“一手遮天”，这倒不假，陆家湾能熬成今天江南一带有名的“亿元村”，他爷儿俩功不可没。20年前，18岁的陆庆槐高中毕业后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到村里也不愿再种地，就跟当村长的老爸陆长庚两把铁锤起家，带领陆姓家族一帮精壮劳力，在村里建起了一座小高炉，开始“大炼钢铁”。那可不是五十年代大跃进的盲目狂热，而是瞅准了市场行情——当年各地都在大兴土木，高楼大厦每天都在平地而起，钢筋需求量大得惊人，爷儿俩像收荒匠一样四处收罗废旧钢铁，拿回来冶炼钢筋供应市场，两三年就发了。待到邻村邻乡纷纷效法一哄而上时，老谋深算的陆长庚又熄了高炉另辟蹊径，赚来的钱一个也不分，作为全体村民的股份张罗起了工贸公司，在陆家湾办起了一个个家庭作坊式的生产车间，替港商台商加工服装、皮鞋和其他日用小百货，后来又建成了一个灯饰厂，高价买来国外厂家的图纸生产各式精美灯具，供应南京、上海的市场。陆家湾地处沪、宁两大城市的中间地带，交通便利商路畅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要想不发达也不成。20年一晃而过，陆家湾这个过去只能替无锡、苏州等城市供应萝卜白菜的蔬菜基地，如今已经成了拥有上亿元资产、五六家厂子和两三个商贸公司的大型企业了。

家大了业大了，矛盾自然而然也就产生出来。公司自成立以来，陆长庚一直大权独揽，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别说老村支书吴树生一帮人根本沾不上边儿，连当年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大儿子，也长期呆在灯饰厂厂长位置上不让挪窝，陆庆槐心里的那股子别扭也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不过他倒比吴树生沉得住气，他知道老头子已经年近六十，迟早要退下来，到时候公司总裁的位置除了他还有谁能占据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年初灯饰厂将一大批货发到上海，到现在已经快半年了，却没收到一分钱的款子，这事顿时把一切都搅乱了。

陆庆槐蹬着自行车回到自家院子，发现老爸陆长庚正沉着一张脸，蹲在自家门口，望着打门前流过的小河出神，一看就知道，他也正为这事儿生闷气。本来四五百万的货款对家大业大的陆家湾农工贸公司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那些关于陆家父子吃了黑钱的种种谣言，显然使一向沉稳的陆长庚也坐不住了。

陆庆槐在父亲身边蹲了下来，琢磨着要不要把刚从瞿玉贞那儿听到的消息告诉老头子。不过想了一阵，他还是没敢开口，只告诉当爹的，被派到上海催款的陆炳根上午来过电话，说货款这两天就能划过来了。话是这样说，他明显底气不足。

陆长庚不屑地睨他一眼：“炳根这话都说了多少遍了？你还相信？”

“不相信又能怎么样呢？”陆庆槐一脸无可奈何。

陆长庚呼地站了起来：“你当厂长的说这种话？你那个灯饰厂是独立核算单位，你有多大的家底？几百万回不来，资金就没法周转，原料买不回来，工资发不出去，你就等着停产，让大家哄你下台吧！”

陆庆槐心想，下台？我还不想干这破厂长了呢。的确，凭他的能耐，当个公司副总经理绰绰有余，公司下属的服装、鞋类企业尤其是电子元器件厂效益比他的灯饰厂好得多，陆庆槐早就想进入公司领导层把这一摊儿接过来。但当爹的也不知肚里打的什么主意，愣不让他如愿，他心里窝着一股火，所以收货款这事一直不积极。不过陆庆槐知道跟老爸硬顶没自己好果子吃，于是，转了话题，终于说起吴树生父子此时正满村煽风点火，硬要拿这事做文章。

一提这个，陆长庚更烦。没搞企业那些年头，他当村长，吴

树生当村支书，两人一直很合得来，后来事业做大了，两人工作分了家，陆长庚管工业，吴树生继续管农业，这对老伙计就不对劲了。原因很简单：吴树生认为陆家的人管企业捞足了油水，他们吴姓人吃了大亏。别的不说，公司搞股份制的时候，仅陆长庚一家，就利用自己的权势强占了整个公司二成的控股权，吴树生不服气，到处告状，还搬来报纸、电视台的记者搞了个“新闻调查”，结果也不了了之——陆家既没贪污受贿也没有化公为私，他家占了大便宜全是明目张胆占的，有政策有法律做依据，当然更有资格和经济实力：人家是创业者，公司当初起家的那座小高炉，就基本上是陆家的私人投资，这么多年连本带利算下来，占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份，还算很温柔呢。

陆长庚知道，吴树生当了多年的一村之王，哪里咽得下这口气，眼下出了这几百万货款眼看要泡汤的事，正好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儿子经手的这笔烂账，也真令陆长庚有口难言，几百万巨款一下蚀了，即使没谁跟他过不去，他自己哪里坐得住！

眼下陆长庚避开这个话题，只问儿子，这话是听谁说的。陆庆槐犹豫了好半天，只得说出瞿玉贞的名字。老头一听就蹙紧了双眉，盯着他半晌，突然冒出一句：

“你怎么跟她搅在一起？”

陆庆槐心头格登一跳，心想莫非老头闻到了什么气味？虽然心虚，他还是只得以守为攻，很冤屈很不满地叫道：

“爸，你这是什么话？什么我跟她搅到一起？”

陆长庚锐利的目光在儿子脸上转了好几个圈，没发现什么破绽，只意味深长地说：“货款这事够你麻烦的了，我只是提醒你不要再出别的乱子。回家呆着去吧，我出去走走。”说罢转身要走，陆庆槐一把拉住他：“爸，马上就要吃饭了，你还上哪去？”老头不再说话，甩掉他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陆庆槐拎着两瓶酒垂头丧气地愣在那里，不知道该不该进院

里去。

陆家院子是在老房宅的地基上，盖了三幢两层的小楼围成的院子。老井还在，由于早已用上了自来水，多年都没使用了，用石磨盘盖着，算是保留着旧年的一道风景。院里还有一个小巧的花圃，红红绿绿的花卉，开得生机勃勃的。南楼传出了摆饭桌和碗筷磕碰的叮当声，随后就听见妻子董秋云和女儿陆小囡的说话声。囡囡已上小学二年级，放学回来肚子早饿了，吵着要吃饭，可是秋云却一定要她等爸爸回来，一家人一块儿吃。囡囡嘟哝了一句什么，只听秋云生气地用筷子在桌上啪地敲了一下，随即不知是桌子还是椅子倒了，囡囡居然哭了起来。

接着又听到老婆忙不迭声地安慰着女儿。院墙外的陆庆槐，突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刚刚站起身来，又重新蹲了下去，想着老爸中午还要莫名其妙地到街上去走一遭，心里又紧张起来……

陆长庚其实只是因为闷得慌，出去随便散散心的。他刚走到村中的商业街，迎面就碰上了正到处找他的吴树生。他无奈地站住了，闷声不响只等这老对头开口。吴树生倒是满脸和气，打过招呼后，就跟他聊起来，但是话却很不上听：

“长庚，我找你好几次了，你总这样躲着我，可不行呀！”

陆长庚黑着一张脸回答：“躲过了初一还有十五呢，我躲你能躲过么？”

两人就在街边蹲下，吴树生不紧不慢地摸出亮闪闪的金属烟盒，递过去。陆长庚摇摇头，他就自己抽了起来。

要说的自然还是那笔货款收不回来的事儿。这回吴树生找上门来叫阵，说明他真是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这人历来讲究分寸，话说得不温不火的，先很体谅地说，谁也不愿意出事儿，可要真遇上了骗子，那就谁也没有办法。陆长庚仍然不吭声，只等着他直截了当地质问自己一家子是不是要了个花招把这笔钱吞了。结果吴树生只是抱怨说：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商量？我好歹还是村支书嘛。”

陆长庚没好气地顶撞道：“跟你商量？你难道有什么好主意？”

吴树生见谈不下去了，笑一笑站了起来：“企业是你管，我能有什么主意？好，我也该回去吃饭了。长庚，我们晚上开个村委会，会上再接着说吧。”

原来是来正式下战书的！看着吴树生轻松得意的背影，陆长庚很恼火，又无可奈何。散步的兴趣早没有了，看着吴树生走远了，他才站起身，穿过商业街的中心地段，重新往家里走。

连绵几天阴雨后出了太阳，午后的大街早已热闹起来，不断有人满脸笑容地跟陆长庚打招呼，陆经理、陆总、陆老板，叫什么的都有，就没人叫他村长。企业发达之后，村委会虽然名义上还是领导机构，但职能逐渐萎缩，一年也难得开两次会，吴树生想从这上头发难，没门儿。想到这个，陆长庚心里稍稍舒坦一些了，他随和地漫应着众人殷勤的招呼，一时却忘了该往哪里去。

走到街口，抬头突见一面大红大紫的旗幡迎风招展，定睛一看，旗幡上还写着“麻衣神相算破天”几个古里古怪的大字，不觉有了好奇，快步走将过去。

算命先生是个枯瘦的中年人，一看就知道是外地来跑江湖的。他蹲在生意清淡的摊子前，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一见陆长庚直向他走来，立即来了劲，窜过来，一把拉住他，很突兀地叫道：

“陆老板，俺在此地，等候你老人家已有多时了！”

这家伙一口土得掉渣的河南话，一副褴褛的佻相，让人倍觉可笑。不过他的话真让陆长庚吃了一惊，脱口问道：“你不是本地人吧？你怎么知道我姓陆？”

其实这很简单，陆家湾方圆百十里，就只有陆、吴两户大姓，一看地名，猜也猜得个八九不离十。可这算命的却偏要故弄玄虚，不正面答话，只将那干瘦的胸脯一拍：“俺出师中岳嵩山，修道西

岳华山，打听打听，俺是……”

陆长庚打断他：“你在这里等我干什么？”

“昨夜俺得一梦，梦见龙凤呈祥，贵人显圣，所以一大早，我就直奔龙凤镇来了……陆先生，我看你两颊红润，二目放光，近日必定好运连连，双喜临门！”他顺手拿起求签竹筒，哗哗摇着，“口说无凭，陆老板，你若肯求此一签，方知我言不虚。”

此时四周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大家都怂恿陆老板试试运气。陆长庚左顾右盼，有些犹豫；在陆家湾这方土地，他早就是掌握百姓命运的大主儿，要他屈尊让这么个江湖术士给测命，他觉得面子实在搁不下。然而那签筒已经笔直地伸到鼻尖下了，陆长庚只得将手伸了进去，摸索半天，摸出一枝细细的竹签来。

算命的一把抢了过去：“瞧瞧，‘二龙戏珠，双喜临门’，怎么样，俺没说错吧？”

陆长庚从他手中将签拿了过来，看了看，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多少钱？”

算命的高深莫测地伸出巴掌摇晃着。陆长庚便将一张钞票塞到算命先生手里，拿着那支竹签离开了。待看热闹的人们散去，算命的这才松开握得紧紧的拳头，双眼顿时闪闪发光：手心里，是一张五十元的大票！

其实刚才他伸那一巴掌，最高奢望不过是五元……

2

陆长庚捏着竹签回到自己院里，满面春风地好似变了一个人。他一进门就亮开嗓门大声招呼着：

“庆槐，秋云，中午你们不要开伙了，上我这儿来聚一聚……”

老伴儿闻声从屋里出来，摸不着头脑地问道：“老头子，疯疯癫癫的，出什么事儿了？”

陆长庚一笑：“好事儿！庆祥回来没有？”

刚刚下班回来的二儿子陆庆祥闻声从东楼里趔趄了出来，看见这一阵子一直愁眉不展的老爸如此喜滋滋的样子，便有些吃惊。26岁的陆庆祥还没结婚，甚至连对象都还没有，独占了一幢去年新修的小楼住着。照常规两兄弟到这个年龄早该分家了，但现在陆家湾已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的乡村，陆长庚爷儿仨都在公司里上班挣工资、年终分红利，分不分家已毫无意义。当然哥哥陆庆槐结婚后自己开伙，庆祥平常仍回家在爹妈这儿蹭饭，只是逢年过节或者遇上什么喜事，一家人才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餐饭。

一大家人坐上桌子，庆槐、庆祥兄弟才知道老爸一扫愁云乐不可支，原来是中了一枝“上上签”。两人都有些扫兴，闷头开吃。这没办法，商海里泡着的人都信这个，生意越做越大就越提心吊胆，连南京、上海那些阔老板，一个个都在家里供财神菩萨或者关公之类，见庙就磕头，逢神便烧香呢。老头兀自高兴着，居然还嚷着要喝酒，老伴脸一沉，说中午喝什么酒，不料儿媳董秋云却笑吟吟地说，正好庆槐刚买了两瓶长城白，既然爸高兴，就让他喝吧，说着起身就去自己屋里拿了酒来。

这酒本来是陆庆槐留着自己晚上喝的，临睡前喝上一杯葡萄酒睡得挺香的，他自打从电视上看到老外往往都有这么个习惯，也就学会了这一招，还真灵，一醉解千愁。此刻见老爸高兴，他就没去拦妻子。

瞧着老爸有滋有味地吃着喝着，弟弟陆庆祥不禁笑道：“爸爸真是的，在算命摊儿上抽到一枝‘上上签’，高兴得像个小孩子。就那么根小竹棍，你真相信它能带来好运？”

陆长庚一饮而尽，将淡淡的微笑挂在脸上，不语。媳妇秋云

重新给他斟满，随口说：“爸，我也觉得奇怪，你从来都是不大信什么命运不命运的啊！”

旁边的陆庆槐瞪了妻子一眼，显然是怕她扫了兴。陆长庚端起酒一饮而尽，万分感慨地说话了：

“是啊，想当年我带着我们这一家大小，两把铁锤起家，相信什么？只相信自己！什么命运不命运，见他妈的鬼去吧！……唉，现在事业做大了，胆子反倒越来越小，觉得命运这个东西，说它有吧，看不见摸不着；说它没有吧，好多好多的事，却又那么巧，而且事先，真的总还有些兆头……比如当初盖这灯饰厂的厂房，长顺老爷子会看两眼风水，说应该坐南朝北，我不信那一套，我信科学，从上海请来的设计师说照现在样子修，采光好，我就听他的，就定了……结果呢？唉，这个厂子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没断过……”

陆庆槐听出了弦外之音，不服气地说：“这叫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老祖宗传下来的，没法子。真有命运这玩意儿的话，它也太反复无常，变化多端了……算啦，这些话，只能关起门来说，其实也不过闹着玩，图个吉利罢了。”

陆庆槐嘟哝一句：“那你白高兴了。”老头瞪他一眼，一家人都不敢再吭声了。眼看气氛又要低落下去，秋云忙说：“爸，既然你高兴，我们也就凑个趣。大家都猜猜，既然说是‘双喜临门’，到底会是哪‘双喜’？”陆庆槐忙说：“我看这第一喜，肯定是上海那边没事，拖欠的货款这两天就到！”陆长庚释然地笑笑，喝干了杯中酒，又问：“那这第二喜呢？”秋云抢着说：“这第二喜，该不会是庆祥能找个合适的媳妇吧？”

一直埋头吃饭的陆小因认真地问秋云：“妈妈，二叔要娶媳妇了？”

陆长庚和妻子都“哈哈”地笑出了声。庆祥腼腆地说：“嫂

子，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呀！我打算 30 岁过后再谈这事。”他哥这时趁机道：“确实，媳妇倒是没什么好着急的。庆祥，你要该长点儿出息才是真的。”

庆祥看他一眼，欲言又止地没计较。秋云纳闷儿地看看他们，生怕又破坏了刚刚好起来的气氛。当然她并不知道，兄弟俩早有隔阂了，而且就在今天上午，还发生过一场不愉快呢。

陆庆祥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家里都劝他继续复习接着再考，陆家现在在村里算得上是“第一家庭”了，没出个大学生总觉得挺没脸面的。但陆庆祥却有他自己的想法，振振有词地说，读几年大学出来还得重新找工作，现在在外面谋个职业太难太难，还不如回村直接就业，以后再作打算。这小子从小性子牛，认死了理谁也说不动，只好依了他，由老爸直接安排到灯饰厂当了工人。

在他哥手里讨碗饭吃，庆祥那股子别扭劲儿就甭提了。他原先以为当哥的挺能耐，没想到时间一久，就看出陆庆槐干啥都懒心无肠的，灯饰厂原先是公司的利润大户，没几年就被别的厂子赶了过去，陆庆槐也不着急，喝酒、上歌厅什么都来，而且据说还常跟公司办公室干文秘的那风骚丫头瞿玉贞眉来眼去的，有空就往她那儿钻，可惜这种事儿又说不出口，于是庆祥闷在心里，只暗暗替嫂子难受。陆庆槐看出点苗头来，委了弟弟当上车间主任，庆祥心里仍然别扭。最近出了这件货款几百万收不回来的大事，陆庆槐一点招也没有，庆祥便越发瞧不起当哥的了。

这笔款子对公司来说是九牛一毛，但对灯饰厂来说，却是命悬一线，引起了连锁反应：资金周转不过来，厂里停工待料已经好几天了，大伙闲得无聊，上班时间就偷偷搓开了麻将，庆祥当然也不例外，跟着大伙乐，让他哥自己愁去。不料今天上午一伙青工正玩得高兴，厂长陆庆槐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张口就骂开了：

“上班时间，你们他妈的怎么敢在这儿赌钱？”

大家都不敢吭声，只看着陆庆祥。庆祥只好挺身而出了：“停工待料，我们能干什么呢？”

陆庆槐一点面子也不给弟弟留：“那也不能成了你们赌钱的理由！就不能用这时间学习？打扫打扫清洁也比这么瞎混好！这要在上海、南京的合资企业里，老板准得把你们全解雇了！去，都散开，别让我再看见你们干这种没出息的把戏！”

青工们一个个灰头土脑地溜了，庆祥哼了一声也想跟着走，不料却被他哥吼住了，张口就教训道：“庆祥，你就不能干点儿有出息的事儿？成天跟着这帮无赖鬼混！”陆庆祥十分反感地顶撞道：“人家怎么是无赖了？要真是无赖，也是因为厂里没事儿干闲成无赖的！”陆庆槐怪怪地一笑：“你和这帮人还挺合得来？那你就跟他们混吧，算我什么也没说。”说罢转身要走。这回轮到庆祥叫住他了：“哥，厂子都基本上停工了，你就真不着急？你没看见，为这事爸整天愁眉苦脸的……”陆庆槐顿时像换了个人似的，懒洋洋地回答：“他是总老板，他不急谁急？”庆祥说：“那你还是厂长呢！怎么没见你着急？我看你最近有点儿不对头！”陆庆槐心中一惊，掩饰地：“我怎么不对头了？”

瞿玉贞三字儿差一点就蹦出口了，好在庆祥及时克制住了自己，只说：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自己的事情我也不想管，可厂里现在这样子，不赶紧想想办法，已经快撑不下去了！哥，实话说，我们上班打麻将，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你应该明白，那货款是等不回来的，陆炳根这人压根儿就靠不住，你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去一趟上海？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摆下的烂摊子，自己应该去收拾！”

陆庆槐简直气坏了。原本想教训教训弟弟，却不料反被伶牙俐齿的弟弟给教训了一通，而且处处点中穴道，真让他无话可说

了。他就这么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厂子，庆祥还在身后继续唠叨些什么，也顾不得再听了……

现在在饭桌上，陆庆槐抓住机会刺了弟弟一下，庆祥自己也心虚，怕哥把他上班时间玩麻将的事抖出来，引得老爸一顿臭骂，也只好不吱声了。蒙在鼓里的陆长庚继续自个儿乐着，那根破竹签真还成了他这堂堂大老板的救命稻草，他居然认定了从今天中午起就会时来运转，从此天下太平了。

一整瓶长城白葡萄酒下了肚，陆长庚对两个儿子掏了心里话：这事解决之后，他准备慢慢从第一线退下来，企业的一切事儿，从此就要交给你们兄弟俩了。

这话使两个儿子的目光下意识意识地碰到了一起。陆庆槐清了清嗓子，抢先道：

“我们陆家湾现在这个大家业，人人都知道是两把铁锤起的家。爸，第一把锤是你老的，这第二锤，就是我陆庆槐抡的……这些年我精力都花在厂里、公司里，给爸爸这个总经理当跑腿的，几家厂子每颗螺丝钉安在哪个地方都在我心里装着，我是有信心把它管好的……”

对大儿子这番迫不及待的表白，陆长庚无动于衷，只是转向老二陆庆祥。庆祥冷峻地说：“哥，我可没你那么好的自我感觉。第一，这货款不到我们账上就不敢说没事儿了；第二，就算是货款回来了，也已经给生产造成了损失。现在吴家父子到处在煽风点火，散布了许多谣言，说真的我们想反击也没门儿，公司里不少人都对这件事有看法。我看这次要是不拿出个说法来，既服不了众人，也不利于今后的生产。”

陆庆槐勃然大怒：“你这话是冲我说的？”

“你当然有责任。”庆祥毫不相让，“当初就凭一纸空白合同让人拉走那么大批货，我要不是你亲弟弟，也会怀疑这中间有什么猫腻！我和厂里不少人都劝过你，让你慎重点儿，可你根本听